

黑石之墓

CLAIRE McFALL

[英] 克莱儿·麦克福尔 著
刘勇军 译

WHERE DARKNESS GROWS
是什么潜藏在黑暗之中？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BLACK

黑石之墓

CAIRN

CLAIRE McFALL

[英] 克莱儿·麦克福尔 著

刘勇军 译

POINT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石之墓 / (英) 克莱儿·麦克福尔著; 刘勇军译.
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6. 6
ISBN 978-7-5108-4433-1

I. ①黑… II. ①克… ②刘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英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23154号

BLACK CAIRN POINT By CLAIRE MCFALL

Copyright: © 2015 CLAIRE MCFALL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drian Weston Literary Agency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16 TIANJIN CHINESE WORLD BOOKS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-2016-2326

黑石之墓

作 者 [英] 克莱儿·麦克福尔 著 刘勇军 译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10毫米×1120毫米 32开
印 张 9
字 数 250千字
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4433-1
定 价 36.00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1

现在

等一下。我坐在椅子上，手指在硬邦邦的塑料扶手上胡乱敲打着。接待员小姐则敲击着她那个人体工学键盘，发出轻柔且有规律的嗒嗒声。我们两人发出的声音真是太不协调了。看到她蹙起眉头，我知道我已经成功惹恼她了，那声音就好像用指甲去划黑板一样。

很好。

对于干等着这件事，无声的抗议是我唯一可做的抱怨。这是我的特权。意味着在彼得森医生的“信任天梯”上，我又向上跨了一阶。只是这个梯子高入云端，我还在最底部。况且，我本无意爬到

顶。然而，这样小小的攀升也是有好处的。首先，我可以穿自己的衣服，双手无拘无束，我还可以继续用不起眼的小动作去折磨那个神情高傲的秘书。我对她冷静地笑笑，更大声地敲打着扶手。

门开了。我和接待员小姐一同看向那片长方形的空间，不过没人从门里走出来。透过门口，我只能看到奶油色的墙壁，上面挂着各种证书，地上铺着深红色长毛绒地毯。我是没看出什么来，接待员小姐却得到了暗示。

“彼得森医生现在可以见你了。”

她的声音甜甜的，听了就叫人讨厌。专业，彬彬有礼，语气很是不屑。我从座位上起来，看也不看她一眼。我的橡胶底帆布鞋——穿自己的鞋，起码意味着又上了六层阶梯——走在廉价的木地板上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只是陪我一起进去的守卫与我的步调不太一致，那家伙走起路来哒哒哒直响，表明了我的存在；他的脚步声足以让彼得森医生知道我来了。足以让他抬起头来，与我打招呼。

但他没有。

“你好吗，希瑟？”他问他面前的一张纸。

它没有回答。在至少沉默了八秒后，他总算抬头看向我了。

“嗯？”他挑眉，露出坦率可亲的表情。仿佛我们是朋友。是死党。

可惜我们不是。

我一边与他对视，一边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的豪华皮椅上。这间屋子里摆放的终于不再是丑陋不堪、千篇一律的塑料椅了。他先转开了目光，我看着他慢腾腾地翻看办公桌上的文件，敲了几下银质雕花钢笔，还正了正领带和衬衫，见状，我允许自己稍稍得意一下。随后，他清清喉咙，瞪了我一眼。

现在，我们真的开始这场游戏了。

“希瑟，你今天准备好谈话了吗？”

和你吗？没有。

他从我的表情看出了我的想法，便叹了口气。他向前探身，靠在办公桌上，放下钢笔，双手手指交叠成尖塔形状。嵌在天花板上的聚光灯发出轻柔的黄光，把他右手小指上的图章戒指照得闪闪发亮。我看不清圆形戒面上刻了什么，只能看到一个随着岁月流逝而变得有些模糊的蚀刻图案。就好像他眼周的皱纹一样。他的嘴角那些令人讨厌的皱纹也因为厌恶而皱了起来——每次他看着我，都会露出这样的表情。看来我们彼此都很不喜欢看到对方。

“你知道的，我要为法庭准备一份报告。”

我轻蔑地扬起一边眉毛。是吗？

“法官需要了解你现在的进展和精神状态。希瑟，要是你不合作，我无法出具报告。”

把他的这些话写下来，绝对显得他善解人意，是一个医生为了关心病人过得好不好而说出的话。等到外面的接待员小姐将这番话

誊写下来——我知道我所说的一切都会被录下来，即便我看不到录音仪器——我敢肯定绝对是这样。只有我能听得出这其中的凌厉的威胁意味。

我有权把你送到一个地方，在那里，没有绑着皮带的床，只有安着铁栅栏的窗。他就是这个意思。友善点，对我敞开心扉，让我走进你的心，你就可以爬上梯子，必然会有有一天，蓝天和骄阳将是你头顶上仅有的两样东西。

有一点彼得森医生并不明白，那就是我是个危险分子。不管是在这里，还是在监狱，都是如此，就算在我拥有自由的时候，我也是个威胁。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，关键在于我的破坏力。这个秘密可比他那打着官腔的威胁有影响力多了，因为这个，这出木偶戏变成了滑稽的杂耍表演。

他就是不明白。那我为什么还要乖乖地和他玩游戏？

从我的眼神和皱起的眉头上，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我的这个想法。他暂时打了退堂鼓，开始草草翻阅和我有关的一摞文件，里面有报告，还有病情记录，反正是各种各样的准确资料，跟着又仔细看了看一些东西，只为了让这一刻赶快过去。我一声不吭，让他感觉很不自在。突然，他的眼睛一亮。作为回应，我把眼睛眯成一条缝。他发现什么了？

“这是一张出院表格。”他说着，将一张蓝色的纸挥动了两下。我还没看明白，他就把那张纸和其他文件放在了一起。出院表

格？现在，他勾起了我的兴趣。这一点我想藏都藏不住。第二回合他赢了。瞧他那副沾沾自喜的模样。“我必须签名保证，你现在状态稳定，可以暂时出院，去给你的右手做手术……”

我的右手。我低头看看被我塞在双腿之间的左手；原来我一直下意识地用完好的左手挡住右手。我看不到我的左手，却依然能感觉到它：皱巴巴的缝合线，粗糙不平的疤痕。我缓缓地换了个姿势，轻轻地将两只手各放在一边膝盖上，看着它们之间的区别。

左手：皮肤苍白，手指细长，没涂指甲油，没有长指甲，却是他们允许我留的最长的长度。毕竟指甲也可以是武器。曾经在有机会的时候，我的指甲确实被我当成了武器。

右手：露着红肉，畸形，有的指甲没了，有的是扭曲的。与其说这是人手，倒不如说是个爪子。丑陋。怪异。

我感觉泪水充满了眼眶，我却无力阻止。我的手。彼得森还在说着什么，我却听不到。

“希瑟？希瑟，你在听吗？”

我没听。

“你要是希望我把这份表格签了，就得向我表明你能交流。证明你很理智，可以离开这里，去接受手术。今天你必须和我说话。这很重要。”他举起另一份文件。这份文件很厚，有好几页，用订书钉钉在一起。“我们会把你所说的一切都交给警方。是你所说的每一句话。”他顿了顿，像是在等我开口允许他说下去，“你的

话，希瑟。一字不落地转告警方。现在我们从头说起吧。”

从头？

我捧着我的右手，回顾起那时的情景。我闭上眼，想象我不在这里，而是和我的朋友们一起，在高速公路上飞驰。我好像还能听到音响里播放的那首歌。

2

曾经

乐声自扬声器中传出，鼓声隆隆，主唱用尖厉的高音唱着。这些声音都湮灭在我们五个人不和谐的声音下，像是在比赛看谁的声音大似的。乐队再次占了上风，音乐声飘飘荡荡，响彻大桥，跟着，我们全都猛吸一口气，随即哄笑起来：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歌。

“这歌真棒，我喜欢！”艾玛把脚搭在仪表板上，不停地抖动。她转过身，咧开嘴对挤在后座的我、马丁和道奇笑笑。

“是吗？唱歌的是谁？”她的男朋友达伦不再看前面的路，而是扬起眉毛，饶有兴趣地瞧着她，脸上挂着笑容。

有那么一刻，谁都没说话，只有我身边的两个男孩子闷声讥讽

地笑了几声。我一直闭口不言，谁叫我也不知道呢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艾玛生气地说，“这歌太老了。”

“是小脸乐队唱的。”马丁小声说，“罗德·斯图尔特在成名前所在的乐队。”

啊，我听说过这个人。

“无所谓啦。”艾玛漫不经心地回答。她甩了甩一头金色长发。我才不会上当——她每次做这个动作，就是为了让别人注意她，而不是真生气了，不过这也足以让达伦从方向盘上拿开左手，带着歉意抚摸她的大腿。

“只是开个玩笑而已。”他向她保证。

他的手继续沿着她的膝盖摩挲到裙子边缘，抚摸她那古铜色的皮肤。我坐在中间，地方窄小，动也动不了，一眼就能看到他用手爱抚她。我默默从一数到十，等他住手，可他并没有停下，于是，我只好转向右边，视线越过道奇的侧脸，欣赏明媚的阳光和艾尔郡的绿色田园风景。道奇感觉到我转向他的方向，便扭头看着我。他的嘴角漾出一抹笑容，露出两个酒窝。我真喜欢他的酒窝，就好像我喜欢他那双温暖的蓝色眼睛，这会儿，他正用这对眸子凝视我。在他的注视下，我只坚持了三秒，便转过头，望向另一边窗户外面的风光，不让他看到我滚烫的脸颊。这次，马丁疑惑地看着我，还注意到了我通红的脸，不过我用不着理会他。

这边的风景逊色很多：两条车道穿插在连绵的群山和农田之

间，车流向与彼此相对的方向驶去。不过这样更安全。我会一直面对这边，直到我的心不再狂跳不止。

“要停车啦。”达伦从驾驶座上说，他在最后一刻将车子驶入交流道，我感觉到汽车突然一个转向。达伦把油门踩到底，向山上开去，艾玛夸张地尖叫起来，紧紧抓住座位不放。我也叫了一声，不过我的叫声要小很多，只是我的指甲掐进马丁的腿里，这才没有跌到道奇的腿上。

“对不起。”看到马丁揉着青肿的皮肤，我小声道。

他对我微微一笑，告诉我不用介意，跟着瞪了达伦一眼。我强忍着才没笑出来。自打我们一早出发以来，我想马丁与达伦说的话连十个字都不到。他说他是个呆头鹅（只在艾玛不在的时候说），“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”。只是现在是道奇过生日，也就是说，大家都要表现出友好的一面。

本来只有我们三个人去露营，可对于我要和两个男孩子一同外出这件事，我的父母并不太情愿。于是道奇提出邀请艾玛和达伦一起去（因为要是达伦不去，艾玛也绝不会去）。一开始我挺失望，担心他们来了会煞风景，但是，道奇说服了我，他说就算他们去，也会很有意思，我们还是可以按照计划去玩。况且达伦有车，这样我们就能到更远的野外去，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去，再也不必在市郊瞎晃了。

“停车干什么？”道奇在我身后问。

“买点东西。”达伦转过身，冲后座的方向眨眨眼。

我扬起眉毛。车里装满了我们为这次出行准备的东西，这些东西足够填满一个掩体，在里面熬过整个核冬季了。而我们不过是要在帐篷里住上四个晚上。

“好啦——”达伦飞快地将车开进一个超市的停车场，吓得一个女人慌忙间竟把她的玛驰车开到了路沿上，“你们待在这里。我和道奇去给大家买点东西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艾玛抱怨。她用恳求的目光看着她的男友。

“我们为什么不能一块去？”

只听尖锐的吱嘎一声，达伦把车开进停车位，拉住手刹，冲她一笑，露出两排闪闪发光的白牙。只是他没有酒窝。

“因为只有我有身份证，要是我往手推车里装东西，你们在我身后转来转去，他们是不会把东西卖给我们的。到时候，这个周末我们就只能喝海水了。”

或是喝可乐、橙汁，要不就是塞在后备箱的八种软饮料中的任何一种。不过达伦有他自己的鬼主意。我身边的马丁在座位上动了动，显然很不赞同这事，却不愿出言阻止。我也没吭声。我不是个爱喝酒的人，而这主要是因为大人不许我喝，不过我对酒这东西挺好奇，再说我也不是小白兔，才不会拒绝这个机会。

达伦和道奇一前一后打开车门，新鲜的空气随即向我扑来。

“你要我们每个人出多少钱？”道奇问，他下了车，走到铺有

乙烯基材料的地面上。

“每个人二十块。”达伦说。二十镑？我的眉毛都扬到额头上了。“嗨，这可是四个晚上呢。”他看到我的表情后又道，我知道马丁肯定也是这个表情。

“二十块不多呀。”艾玛说着瞪了我一眼，以示警告。我才不会被她吓倒，回敬了她一个鬼脸。作为我最好的闺蜜，艾玛滴酒不沾，说什么酒会让人变成脑袋一片空白的大傻瓜。不过作为达伦的女朋友，显然就另当别论了。我无奈地去掏钱包。

道奇和达伦关上车门，留下我们三个人在车里，后座上的气氛很不愉快。艾玛压根儿就没注意到，这家伙只顾着张望达伦的宽肩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两个走进了那家大型仓储超市。

“达伦真是帅呆了，对吧？”她叹息道。

马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又赶紧佯装咳嗽。艾玛斜睨了他一眼，随后把注意力放到我身上。

“对不对？”她逼问道。

“嗯哼……”我耸耸肩。

他长得是不错，不过，我觉得他一脸凶相。他是个大块头，是那种三天不去健身房就浑身不舒服的家伙，他买衣服的商店会播放震耳欲聋的舞曲，那种商店售卖的衬衫会把大大的品牌名称印在前襟上。他比我们大两岁，在艾玛父亲做经理的建筑公司里当工人——她就是这么认识他的。他这人自信满满，走起路来老是趾高

气扬。不过这些全是他装出来的，实际上只是纸老虎一个。老实说，我觉得他看起来有点像个傻瓜。至于道奇……

达伦大步流星，道奇则显得悠闲从容。他和达伦一样高，却不如他块头大。他的身材匀称标准，非常养眼。他的瞳色和达伦相似，也是蓝色，却总带着笑意，而不是用赤裸裸的冒犯眼神去看这个世界。他那一头棕发总是各种方向自然生长着，也不像达伦，要用发胶把头发弄得服服帖帖。

“希瑟？”艾玛用一只手在我眼前晃晃，要把我的注意力拉回到她和她的问题上。

“当然。”我对她笑笑，语气中带出适当的热情。

最近我用这样的语气说话已经得心应手了。在过去的六个月里，达伦和艾玛简直成了“连体婴”。要是我想和她在一起，那也得捎带上他。这件事情令我很不开心。我和艾玛五岁开始就在游乐场里一起玩耍，从那以后我们一直是好朋友，可现在只要达伦在，她就被迷得神魂颠倒，像是完全变了个人。

“他是天下第一大帅哥！”她肯定地说，露出一个花痴似的笑容，“他的接吻技术超级棒。”

我知道，艾玛在吸引达伦注意之前，压根儿就没和男孩子接过吻，所以我并不确定她这个判断准不准确，不过我没有发表评论。

马丁咳嗽了一声，这次可是货真价实的，还很不自在地在座位上扭动身体。艾玛都没注意到。

“还有呢，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吧？”她调皮地瞅了我一眼，“我是说——”

“艾玛！”我在她说下去之前截断了她的话，“你说得够多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她瞪大眼睛看着我，一脸无辜。恰好这时道奇和达伦回来了，帮我解了围。

“他们回来了。”我说，不禁松了口气。之后，我瞪大了眼睛。

“他们是把整个超市里的东西都买下了吗？到底要放在哪里呀？”

答案是，放在脚下，膝盖上，座位之间的狭小缝隙里。这么说吧，达伦把那些东西放在了所有他能找得到的缝隙里。要说我刚才坐得很不舒服，那现在我的处境还不如罐头里的沙丁鱼。更糟的是，达伦还把一箱啤酒塞在我和马丁之间，挤得我不得不紧紧挨着道奇，也搞得他只好把手臂放在座椅背上，还要贴在我身上，这样达伦才能把车门关上。他的胳膊微微碰触着我的肩膀，那一点点肌肤相亲的热度让我浑身发烫。我到底幻想过多少次自己坐在他身边，他轻轻地搂住我？只是在这些白日梦中，没有一次是我们挤在这么多箱酒——或人——之间。

“还要多久才能到？”我问。阳光照进车内，车里就跟温室差不多，我全身都是汗。

“一个小时吧，也许多一点。”达伦说着转动发动机钥匙。汽车噼啪一声，颤动了一下，便彻底没了动静。良久，我们都没说话，感觉像是过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。

达伦又拧了下钥匙，用脚猛踩油门。汽车颤动起来，哐啷哐啷直响，却没有启动。

“怎么了，达伦？”艾玛傻笑着说。

他看她的眼神真是有趣极了。

“车子启动不了了。”他咬着牙说。

他气急败坏地又试了一次，转动钥匙后并不松手，让车子一直嘎啦嘎啦地响。周围车里的人都开始扭头看我们。我努力回避他们的目光，真希望车里有地方让我滑到下面躲起来。

“你是汽车协会或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的会员吗？”马丁探身向前问。

“不是。”达伦松开钥匙，等了几秒钟，又使劲儿转动。在抗议了一会儿后，发动机一声咆哮，终于启动了。“成了！”

达伦挂倒挡，将车子倒出停车位，驶出了停车场。车上又多了这么多东西，底盘都被压低了，每次开过柏油路上坑坑洼洼的地方，我都能非常清楚地感觉到震颤。

“达伦，等开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，连手机信号都没有，车子会不会坏掉呀？”马丁在车子飞速驶回77号高速公路的时候问道。

“有点信心嘛。”达伦答，“它从前从没叫我失望。”他拍了拍方向盘中央那个沃尔沃标志。

“不对吧。”艾玛高声说道，“上个月你不还给你爸打电话，